



戏剧创作选集

青島市文化馆编印

目 录

向着未来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童来源（执笔）赵 莉（1）

劳动之家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田洪英（29）

新 房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程 清（57）

重新认识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齐延臣（83）

如此婚礼（独幕讽刺喜剧）

..... 编剧 赵 鲲（105）

起跑线上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符加雷（135）

好 榜 样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栾云桂（161）

柜 台（独幕话剧）

..... 编剧 高思国（185）

向 着 未 来

(独幕话剧)

编剧：童来源(执笔)赵 莉

人物：

新生：男，二十八岁，筑港工人。

文芳：女，二十六岁，某医院护士。

守业：男，三十多岁，筑港工人，文芳表哥。

桂兰：女，三十多岁，筑港工人，守业之妻。

卢父：男，五十多岁，转业军人，北龙港建港指挥部
副指挥，文芳之父。

卢母：女，五十多岁，退休工人，文芳之母。

〔一九七八年初夏。

〔台右是文芳家客厅，一门通内室和厨房，一门通院子，屋内陈设大方整洁。台左系院子，侧幕露一宿舍楼，有一台阶通桂兰家，院内有花草，远处海湾。

〔幕启，上午，阳光灿烂，鸟语花香。稍顷，文芳连跑带喊上。

芳 妈，妈！

〔进屋见无人，返身向外跑，正撞在从对面楼里出来的桂兰身上。

兰 哎哟，死文芳，又是哪把火烧着你屁股啦？

芳 （抱歉地）嫂子，嘿嘿嘿！

兰 嘿嘿嘿！嘿嘿嘿，都二十六岁的姑娘了，还成天疯疯颠颠的，看你将来怎么出嫁？

芳 嘿，我呀——一辈子也不出嫁！

兰 哟，那新生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呀？

芳 谁管他！

兰 不管？那新生住院的时候，是谁央求我给你介绍的？

哼，那好，赶明儿我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，你可别吃醋！

〔守业提两个大甲鱼上。〕

业 （没头没脑地）不吃醋？不吃给我拿来，我最爱吃醋了。

兰 去去去！半路冒出个程咬金。（发现守业提的甲鱼）哟，你上哪弄的乌龟？

业 这不是乌龟，是王八。对，学名叫甲鱼。听说这玩意熬汤大补，我一大早就去赶集，好容易才买到。

兰 怪吓人的，买它干啥？

业 你做月子，身体虚，用它补一补。对，吃了还能发奶！

（诙谐地）让咱小宝在月子里也尝尝这“甲鱼汤”是啥滋味！

兰 讨厌！都当孩子的爸爸了，还整天油嘴滑舌的。（见守业笑着欲进屋）轻点，小宝刚睡着。

〔守业扮了个鬼脸，捏手捏脚地进屋。〕

芳 （窃笑）嘿嘿嘿，嘿嘿嘿

兰 死丫头，你笑什么？

芳 嫂子，我真羡慕你，找了个模范丈夫，对你这么关心，这么体贴……

兰 怎么，你眼红啦？那你和新生也快点结婚吧！哈哈！

芳 （害羞地）嫂子，你……哦，你见我妈了吗？

兰 新生今天头午不是要来嘛，姑妈上街买菜去了。未来的女婿头次登门，她还能……

芳 嫂子，瞧你！那我去找她。

兰 这么急着找姑妈干什么？

芳 我爸来电报，说他今天从北京回来。

兰 姑父要回来，电报上没说他转业到啥单位？

芳 没说。

〔内婴儿哭，守业跑上。〕

业 快，小宝哭了。

兰 （生气地）叫你轻点轻点，你到底把他折腾醒了。

（下，守业欲跟下）

芳 哎，表哥！我托你帮新生调换单位的事，办的怎么样啦？

业 噢，我已经约好了一个朋友，今头午一起去活动活动。

芳 那太好了！

业 （想起什么）哎，文芳！这事新生知道吗？

芳 等你办的差不多了，我再和他谈。

业 你还是先和他谈谈吧，他是咱筑港小老虎班的班长，有名的“筑港迷”，能同意调换单位？

芳 你放心，我说的话，他保险同意。

业 噢！

芳 表哥你就帮帮忙吧！

业 好，我这就去。

〔文芳送守业下，大娘上。〕

母 文芳，新生来了吗？

芳 还没有。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爸爸今天就要回来。

母 你少糊弄我！他昨天来信还说，这次转业到交通部，具体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，哪能马上回来？

芳 真的，你听！（念电报）“工作已分配，2日到青。”我看哪，爸爸准是分配到咱青岛了。

母 你想的倒不错！（坐下摘菜）

芳 你不信？邓副主席都说了，要逐步解决夫妻两地长期分居的问题。爸爸南征北战了几十年，这次转业，组织上还能不照顾！

母 （高兴地）那敢情好！哎，北京车几点到青岛？

芳 十点。等新生来了，咱们一起去接爸爸。

母 好。文芳，你不是说新生八点半准到吗？怎么……

芳 可能有什么事耽误了吧！

母 （不满地）这头一次见面，就这么拖拖拉拉的……

芳 妈，他一会准来。

母 哼，我退休上你姥姥家去看看，这才呆了半年，你对象也搞上啦，这还没有结婚呢，就这么护着……

芳 （撒娇地）妈，瞧你说的什么呀！

母 好，不让说。不说。（认真地）文芳，新生这孩子到底怎么样啊？

芳 他呀，（故意地）傻乎乎的。

母 （惊讶地）什么，傻乎乎的？

芳 嗯。

母 （着急地）你，你这个丫头，多少年青聪明的小伙子追你你都不干！怎么偏偏找个傻乎乎的呢？

芳 嘿嘿嘿！

母 还笑呢！这又不是开玩笑的事。

芳 我就喜欢他那股傻劲嘛！

母 你还喜欢？你不想想，找这么个缺心眼的人，将来怎么过嘛！

芳 妈，不是缺心眼。我是说他干起事来有股傻劲，连住医院也不知道好好休息。

母 他住过医院？

芳 我们就是在医院认识的。

母 他有什么病？

芳 重感冒，烧得昏昏沉沉的。

母 怎么病得那么厉害？

芳 听送他住院的同志讲，那天早上他就有点发烧，领导上让他在宿舍休息，可他听说这天要搞电厂的围堰合拢工作，就带病赶到了工地。正巧那天天气很冷，风浪又大，他们往合拢口丢的草袋石子，下去就被风浪卷走了。他一看着急了，喊了一声：“小老虎班跟我来”！就第一个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海水里，用自己的身体去挡汹涌的波涛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有四五十个同志都纷纷跳进了海里，组成了一道人墙，经过三、四个小时的奋战，围堰合拢工程终于顺利完成了。可是新生连病加冻，发起了四十度的高烧……

母 这傻孩子，干嘛要往海里跳呢？不能等过两天没风的时候

候再干吗？

芳 不行，听说这是赶潮水的活，错过了这一天，等下一个潮水还得一个月。

母 哦！他这下该住院好好休息了吧？

芳 休息个啥！人家又乘住院的空隙搞上了技术革新。

母 在医院搞技术革新？

芳 可不。

母 （满意地）听你说的这一大嘟噜的，这孩子是不错。就是……

芳 怎么啦？

母 咳，他们是搞建港的，流动性大。瞧你表哥表嫂，今天这里建港到这里，明天造码头又上那里，说不定新生哪天……

芳 这个呀，你放心。新生是不会流动的。

母 这个你说了可不算，干筑港这一行，哪有不流动的？

芳 我已经托表哥给找门子了，将来把新生调出筑港部门不就行啦！

母 能这样更好，别再象我，结婚刚三天……（欲言又止，看表）哟，都九点半了，新生怎么还不来？

芳 （着急地）今天他是怎么啦？

母 好了，我得去车站了。

芳 我跟你一起去。

母 算了，你在家吧，别新生来了家里没有人。

〔大娘下。文芳进里屋拿出一个枕头套，开唱机放“冰山上的来客”插曲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，边绣边焦急地向窗外张望。新生身穿工作服上。〕

生 文芳！

芳 （埋怨地）你怎么才来？

生 我到工地去了一趟。

芳 你呀，成天脑子里光装着工地工地的，对咱俩的事一点也不关心。你看看现在几点啦！

生 （抱歉地）嘿嘿嘿！

芳 还傻乎乎地站在门口干啥，快进去吧。（指沙发）请坐！

生 （犹疑地）这，我身上太脏了……

芳 行啦，快坐下吧！咱家没那么多讲究。

生 伯母呢？

芳 到车站接我爸去了。

生 （不安地）怎么，你爸今天也要回来？

芳 （奇怪地）我爸又不是老虎，瞧你吓的那个样？

生 我是说，这、这多不好意思。

芳 亏你还是个大小伙呢，怎么脸皮比姑娘还薄？

生 我还是回去吧，等以后，以后再来。

芳 （挡住）不行，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，你怕什么？（将新生按在沙发里）这是我妈从姥姥家带来的大红枣，可甜啦，你尝尝。

生 （无奈地）这……

芳 今天是星期天，你到工地干什么？

生 我们班试制的高速水泥拆包机有一个零件不太合适，我乘休息去加了加工，明天一早就可以正式投产了。

芳 就是你住院时搞的哪个革新？

生 对。

芳 哎，勾针做好了吗？

生 勾针？（误会地）哦，做好了。

〔文芳伸手去要，新生从兜里取出一个铁棍递给文芳。

芳 怎么，这就是勾针？

生 是呀！

芳 让我用这个勾窗帘？

生 （奇怪地）用它勾窗帘？

芳 你忘啦，上次我跟你说过，我想勾个漂亮的窗帘，挂在咱以后的房子里，可是到处买不着勾针，就让你给做一个啦？

生 哎哟，我真的忘了。

芳 （不满地）你呀！（顺手将铁棍扔在地下。）

生 （忙拾起）哎，别摔坏了，这是水泥拆包机上用的零件。

芳 水泥拆包机上用的，我用的你怎么就不想着呢？

生 我，我，我是想，早点把水泥拆包机的试验搞成功，为下一步的调动创造条件……

芳 （惊喜地）调动？怎么，你也想要调动？

生 嗯，我，我已经向领导要求了……

芳 太好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

生 我也是昨天下午才听说那里要人，没来得及和你商量就写了报告……

芳 这事还用着商量吗！我一百个同意。我早就想让你调动调动了，对了，前两天我就托表哥给你找门子了。

生 前两天你就托表哥找门子了？

芳 是呀，我怕你不同意，没敢先告诉你，没想到咱俩想到一块了。（想象地）到那时候，咱，把小家庭安排得舒

舒服服，漂漂亮亮的，早晨一起上班，晚上一起上夜校，休息时一起去逛逛公园，洗洗海澡，看看电影……哎呀，多美呀！（高兴地拉住新生的手，在屋里跳起舞来，正好被进来的桂兰看见。）

兰 哟，瞧这小俩口，这是在跳交际舞呀！

芳生 （不好意思地）嫂子！
桂兰姐！

芳 （掩饰地拿过绣花枕头）嫂子，你看这绣得好看吗？

兰 绣的不错。海燕凌空、展翅高飞，有意思！是准备结婚用的吧？

芳 嗯！

兰 再绣几个字就好了。

生 我请工会的同志，写了几个美术字，让她照着绣。

兰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喜事？

芳 我们准备在“十·一”国庆节。

兰 干嘛要等到“十·一”？你们俩岁数都不小了，干脆早点办算了。

芳 啥东西都没准备，怎么行呢？

兰 有啥可准备的？我和你表哥结婚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！在工地领导给腾了间工棚，俺俩把铺盖卷往里一搬就行了。哪象现在一些年轻人，没结婚就要准备得那么齐全，什么“进门要照见人的，出门要两轮的”、什么“缝纫机、照相机、落地机、电唱机”、什么……哎呀，我学都学不上来，对了，有的人连小孩的尿布，结婚时都得准备好！这那叫结婚嘛，分明是要开杂货铺。

芳 我才不稀罕那些玩意呢！不过，结了婚，就是一个小家

庭了，总得布置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、舒舒服服的吧？有些生活必需品，也是得准备准备的吧？哦，你看我连这一对枕头也还没绣完呢？

兰 那你就抓紧时间绣呗。

芳 医院上班整天忙，晚上休息还得上夜校，哪有时间绣这个！

兰 哦！要不，这枕头套我帮你绣吧。

芳 你刚出月子，还得好好休息，哪能让你帮着绣。

兰 少说好听的！咳，谁叫我是你俩的介绍人呢？总得负责到底吧！

芳 那……

兰 （抢过枕头套）好了，快把绣花线给我拿来吧！

〔文芳进里屋拿线。

兰 新生，听说部里要从咱这里抽人去南方北龙港，是吗？

生 对。中央要在那里建一个现代化的码头，我们公司要支援一些技术工人。

兰 去的人定了没有？

生 还没有。大伙都写了请战书，听说要等部里来人确定。

兰 部里啥时来人？

生 可能就在这两天。

兰 你想去吗？

生 我已经写了请调报告。

兰 我那口子写了没有？

生 没听守业哥说。

兰 哦！

〔文芳上，递线给桂兰。

芳 这些够吗？

兰 够了。哎，新生，你找人写的字呢？

生 （掏兜）哟，放在宿舍忘记带来了。

芳 你呀，什么都忘！快回去拿来吧。

生 好。

〔与桂兰分头下，文芳追出。

芳 别忘了把衣服也换一换。

〔内新生答：哎！

母 （上）文芳，你在和谁说话？

芳 新生。

母 怎么又走啦？

芳 我让他回去拿件东西，一会就来。

母 哦。

芳 爸爸呢？

母 下车的人都走光了，也不见他的影！

芳 你没接着？电报上不是说今天到吗？

母 这死老头子，准是忙乎乎的写错了日子。

芳 不会吧，爸爸办事从来很仔细……

母 算了，不管他，咱们包饺子去，等新生来了就下锅。

芳 好。（二人下）

〔桂兰抱孩子上。

兰 哦哦哦，小宝贝，别哭罗，在屋里憋了一个月，着急了吧？咱们出来走走，瞧，太阳多亮……

业 （上）哟，你怎么把小宝给抱出来啦？

兰 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你写请战书啦？

业 请战书？什么请战书？

兰 你少装糊涂，去北龙港的请战书。

业 哦，那个呀，没写。

兰 你为什么没写？

业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嘛！你坐月子，我能离得开？再说，把小宝交给你自己，我不放心。

兰 不放心？那好，小宝交给你，我去上班。

业 你产假还没休完，上哪门子班嘛！

兰 产假让给你了。

业 让我？我也不会生孩子，休哪门子产假！

兰 （生气地）你看看现在的形势，谁不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大干快上？你可好，我生孩子，你就象塌了天一样，恋着这个小窝不愿动弹啦？

业 我们不是有特殊情况吗！

兰 什么特殊情况？好，你不去北龙港，我去。

业 你去呀，我还不同意呢！

兰 你不同意算老几？

业 嘿嘿嘿，我呀，算小宝他爸爸，你的爱人。

兰 （气极）谁是你爱人？你不同意我去，咱俩就离婚。

业 离婚？离了婚你上哪找我这么个模范丈夫呀！

兰 哼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。
〔生气地把孩子塞给守业，转身欲走。〕

业 （忙拦住）哟，还真生气啦？哎，你听我说……

兰 你少碰我。

业 （从兜里掏出请战书）给你！

兰 请战书？（转怒为喜）你不是没写嘛？

业 写是写啦，我是想，咱这家刚安上，你又有了小宝……

兰 哼，你呀！（转身又要走）

业 咳，我去还不行吗？

兰 真的？

业 放心吧。

兰 那你快把请战书交上去吧，晚了怕领导上不批了。

业 那……

兰 快去吧！

业 好呐！（转身就跑）

兰 哎，孩子！

〔守业将孩子递给桂兰，下，桂兰高兴地下场。卢父与新生边说边上。〕

生 卢团长，您这是回来休假？

父 不，转移战场，搞基本建设。

生 啊，您转业啦，分配在什么单位？

父 虎子，我上你们单位怎么样？

生 太好了！您在部队就是搞的工程建设，又在新港港口建设公司支过左，对这一行很熟悉。

父 哎，虎子，我跟你学徒怎么样？

生 我可不敢收您这个老革命当徒弟。

父 老革命？不，和你一样，新长征中的一名新兵。好，一言为定！走，到我家坐坐去。

生 您家住哪？

父 这就是。

生 （惊讶地）怎么，这是您的家？

父 （诙谐地）怎么，不是我的家，难道是你的家？

〔敲门，大娘拍打着身上开门。〕

母 哟，是你，我上车站怎么没接着你？

父 哦，我提前在海港车站下的车，去筑港公司办了点事。

〔二人进屋，新生手提旅行袋，进退两难的。〕

父 哎，虎子，快进来坐呀！

母 他是？

父 他是虎子。

母 虎子？

父 哦，我在新港支左时，他也在那儿。是个小革新迷，干起活来象个小老虎，有名的小闯将。

母 哦，快进来坐。（喜爱地）多出息的一个小伙子！

父 虎子，你爸爸还在新港吗？

生 去年上马耳他了。

父 是去援建船坞？

生 对。

父 你啥时候调到这里来的？

生 前年。

母 哦，是和守业、桂兰一批调来的吧？

生 嗯。

父 虎子，我记得你今年二十七了吧？

生 二十八了。

母 结婚了吗？

生 （不好意思地）还，还没有。

父 是不是还没找对象呀？赶明儿让你大婶给你介绍一个好吗？

母 对，要什么条件的，跟我说，我替你挑一个。

生 不，我，我已经有了。

父 哦，在哪里？干什么工作？
生 就，就在这，这儿，是个护士。
母 跟文芳是同行！长得漂亮不？哪天领来让我看看。
生 （尴尬）这……
父 哎，文芳呢？
母 在厨房包饺子呢！文芳，你爸爸回来啦！
芳 （出）爸爸，你回来啦？啥时候下的车？我妈怎么没接着你？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啦？是在青岛吗？……
母 这丫头，这是打机关枪呀，嘟嘟嘟地没个完，也不怕客人看见笑话。
芳 客人？谁是客人？（发现新生）哟，是你！
生 （尴尬地）我……
父 不认识吧？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叫文芳，他叫虎子，在……
芳 （忍不住地）哈哈，哈哈哈哈！
母 （生气地）这丫头，你疯啦。
芳 （耳语）妈，他就是新生。
母 （意外地）啊，他就是？！哎，这，这，（拉卢父）走，上里屋洗洗脸去……
父 （奇怪地）你娘俩这是唱的啥戏呀？
母 （轻声地）他就是新生。
父 （大声地）什么新生，旧生？
母 哎呀，进去我跟你说。（二人入内）
芳 哈哈，虎子，你怎么叫虎子？
生 （不好意思地）那是我的小名。
芳 我爸怎么认识你？